

# 唐初三階教大德惠恭行歷及其佛學思想

—《法門惠恭大德之碑》考釋

楊維中 撰

# 目次

【壹】提要

【貳】碑文

【參】惠恭禪師生平考據

【肆】惠恭禪師之佛學思想

正觀雜誌第五期 /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

本文自頁 85 至頁 120

## 【壹】提要

本文對一九八七年出土的《法門惠恭大德之碑》在校訂錄文的基礎上做了考釋，認為此碑為惠恭大德自樹以“昭其未悟”，弘法度人。惠恭為唐初三階教的重要僧人，於法門寺建立了三階禪院，並被唐高宗敕封為“檢校佛塔大德”。在佛學思想方面，惠恭除繼承了信行的基本思想外，重禪法、重經教為其特色，顯示了唐初三階教向傳統佛學回歸的傾向。從惠恭的弘法活動看，唐初朝廷並未壓制三階教，而是持聽之任之態度的。

關於法門寺，當代學者康寄遙在《陝西佛寺紀略》中言：「西安附近各祖寶塔，對於法門寺塔，猶如眾星之拱北辰。」何以言之？因為此中有如來真身舍利。由於法門寺獨與佛骨相連，因此使之成為超越所有佛寺的佛教聖地。有唐一代，更是掀起了奉迎佛骨的狂潮。一九八七年，法門寺塔下地宮文物的出土，引起了世人的注目。這批文物中，有一方殘碑，名《法門惠恭大德之碑》，碑文已發表三次<sup>(1)</sup>，然均因錄文及句讀失誤頗多，未能引起學界注意。近來重讀碑文，發現惠恭乃是一位三階教僧人。三階教派命運多舛，歷遭禁斷，經典、史籍存世者幾稀，故此碑當有一定的學術價值，

(1) 分別見于《法門寺史略》，陳景富著，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；《新發現唐法門寺住持〈惠恭禪師大德之碑〉》，韓金科、王均顯撰，《文博》（西安）1991年第4期；《法門寺志》，李俊良著，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。

或當有補於我們認識唐初三階教的傳播情形和思想變化。茲將碑文重錄並斷句於後，進而試為闡釋惠恭大德行歷及其佛學思想。

## 【貳】碑文

此碑本鑲於法寺塔基地宮之石壁中，出土時已斷為數截。經拼對，此碑殘高約1.60米，殘寬0.64米，厚0.23米。碑首篆額兩行，字有殘損，每行現有三字：“□門惠恭△□德之碑”。碑文正書間有行體，殘存30行，滿行54字。碑陰銘刻《佛遺教經》，經校對知其為鳩摩羅什譯本。現將重新整理的碑文錄載於後，“△”符號表示其行隔，臆補的字加〔 〕表示：

〔法〕門惠恭〔大〕德之碑

（前缺五十字）為如來下△（缺四十三字）者也。法門寺者，本名阿育王△〔寺〕。（缺十四字）初升魔嶽，正□百年，斯主出代，用人□□□□。羸正指位，□天於之□癸，乃人同巨歷造生地獄誹謗△（缺十一字）仍起心花於鑊湯，惡王歸依，清業林於信園。遂發願營塔，遍四天下。精心入道，釋梵光，其福田至感精微，鬼神盡△（缺九字）神光夜明，八萬四千，不日而就。其寺則育王之一所也，因而為號。惠恭禪師之上居焉。

禪師俗姓韋氏，本魯國鄒人。其△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邑天祚歸商，以豕韋稱霸，蓋得姓於其國，因而命氏。禪師虛而保真，清而容物。感陰陽之粹氣，得天地之淳風，思越斷常△

，□□□□□□不染罽塵，髻齡之年已墮僧數。豈非善吉羅漢自磬家資，玄鸞比丘先摧論鼓。年甫十四依慈門寺道場審禪師聽受三△〔階〕〔佛〕〔法〕，□□□□句。心遠七憎，以果收因，則含生皆佛；將時驗質，則以位獨凡。上根下根，洞悟其旨，真學妄學，究竟其門。苦行精誠，年逾十載。△□□□□□禪師者，佛法之機衡，幽途之炬燭。心滋有待，智入無端，名稱普聞，眾所知識。禪師稽首接足，親承問道，攝念歸依，習禪三△〔載〕。□□□□□□會真空。雖業利已修，化迷入悟，禪師慈愍有待，將擊群蒙，乃陰照昏山，明發心海，解體三昧，利周四衢。年廿三，還居此寺。△□□□□□□□花，戒珠圓明，能清五濁之水。上士稽首，中庸歸命，意消神悟，目擊道存。以為定慧不兼，靜亂殊學，遵行五眾，虔奉四依。△□□□□□□楊之□。惠日明代，非開寂滅之域，遂別安禪院，清淨住持，夙夜翹誠，供養靈塔。貞觀之末，沐浴舍利。便燒二指，發菩提心。即△□□□□□□□，清淨大眾，宛如初會。倏睹尊儀，情如新滅。豈止靈光浮景，空驚迦葉之心；寶相澄輝，似入闍王之夢。(2)△□□□□□之道，行戒言之放心(3)。△天皇□□，□□地絡，克振天維，安上□□，定禮制樂。以為垂衣端拱，得尊之於此方；御升乘乾，非起之於彼岸。懸般若之鏡，圓照十方；燃涅槃△之香，上□□□，報先於施作；曠劫之強，緣道始於檀為。大千之化主，顯慶首年施絹三千匹，修營塔廟(4)。△敕師結□□訖冥，因假願力以莊嚴，若神功之再運；感靈儀而示現，如輪王之重修。禪師清淨其心，深信堅固，集眾法寶，如海導師。嘗與勝光△寺惠乘〔法〕〔師〕同德比義，贈禪師行塘

(2) 此行未滿。

(3) 同(2)。

(4) 同(2)。

布中，表為善友。則知舍利、迦葉更為顯揚，文殊、普賢樂相誠仰。俄而乘師下代，德音綿邈，道林存化，度之△獨存。長□□煜，恥為孤照昏衢。智眼恨不兼明，悔嘆業像奔馳，將淪教戒；愛馬騰躍、先亡苦空。故勒石題經，昭其未悟。敬鑄《遺教經》、《般若心經》△各一部。□□□道，我執斷滅，明性起於禪枝；法空見前，引尸羅於智果。頓漸宗印，終始住持。寂靜律儀，則睹文齊相；澄清等忍，則觀義忘言。故△知：道存□□，□執油於副墨；理歸微漸，見法雨於臨墀；四果聲聞，感無涯而喪偶；十方菩薩，睹即色而歸心。寧止香艷，成雲發東方之紫氣；花△纓結霧，□□□之青光而已哉！當願：定鏡流輝，塵清四念；心珠凝彩，照引三明；芥城幾空，海印無底；河神屢殞，法母常安。弟子學謝文圓，才非△武庫，有□□□，期種覺於雷陰；未獲歸依，冀前緣於智勝；德山高遠，思三昧於瞻□；定域幽深，心不及於疑始。希為善誘，敢作銘曰：(5)△

識海波□，□□扇激。非我法王，誰救淪溺。般若實性，尸羅妙跡。化城屢遷，真空不□。其一。

十方諸佛，從法立名。相有終始，心無壞成。惠空七覺△，境智□□，□□度者，實無眾生。其二。

世間實有，名為一合。智越斷常，心超間塔。種覺□映，一多相納。怨形妄心，顯見靈塔。其三。

正像既遷，二階△無實。□□□□，四依挺出。了別愛憎，弘揚誠律。重振法鼓，再明佛日。其四。

心相不〔二〕，國土皆空。雖含覺性，不廢愚蒙。始明惠炬，終揚戒風。希除△妄識，□□□□。其五。

碑若天工，字凝神運。密嚴顯跡，含性招訓。降伏四魔，歸依

(5)同(2)。

百部。定水澄影，迷津息問。其六。

佛前佛後，劫盡劫生。<sup>(6)</sup>塵界雖暗，法△眼恆□。□□□果，  
包含色聲。惠空無際，福盡有情。

永昌元年歲次乙丑□月庚戌朔卅日己卯

法門寺僧惠恭樹

郭□□一心供養

## 【參】惠恭禪師生平考據

法門寺惠恭之名，不見於現存僧傳。出土之碑亦未載其生卒年份。然而，據碑載惠恭禪師“年廿三，還居此寺”及“貞觀之末，沐浴舍利”推斷，其於貞觀二十一年前當已至法門寺。另，從其在貞觀年間於法門寺的弘法成效看，至少需近十年方可成就，故由此可再行將其至法門寺的年限上推約十年。這可作為其下限。參之於其它証據，惠恭住法門寺肯定不會早於貞觀五年（631年）。原因有二：一是法門寺本身的情形；二是碑文中提到的惠乘法師之行歷。

法門寺，隋之前名阿育王寺，隋代名為成實寺。唐武德元年（618年）唐高祖李淵在稱帝前數日於隋大丞相任上，下令改之為法門寺。不過，貞觀五年前的法門寺仍呈敗落之狀，於關中佛教影響有限。據道宣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記載：“及周滅法，廂宇外級，唯有兩堂獨存。”“大業末年四方賊

(6) 此行55字，“生”字乃添加小字。

